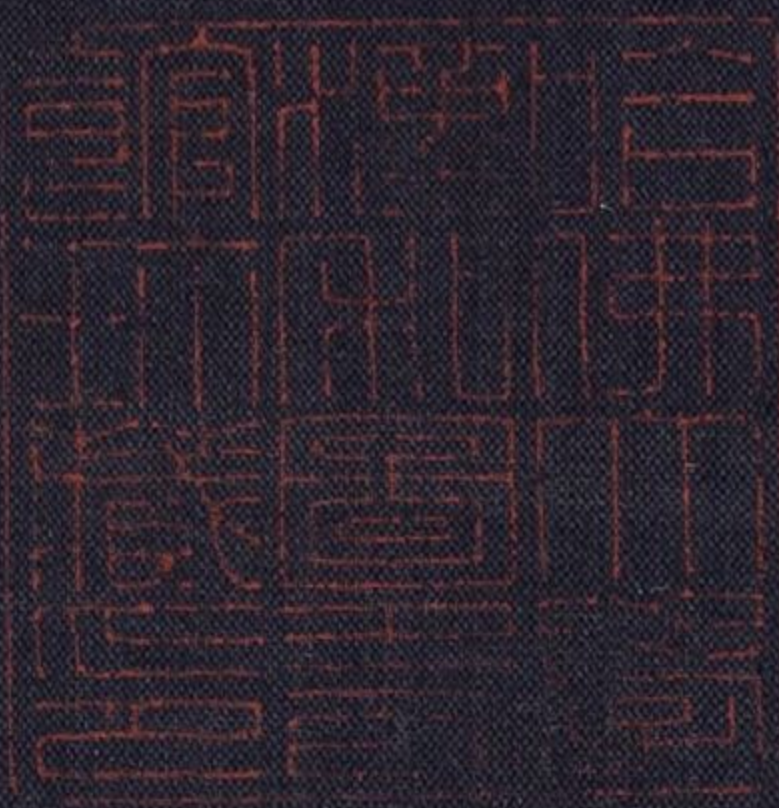


T 2512/1279.314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0/9/-4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17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1 1931



AS HANDED UNIVERSITY  
RESEARCH - TEACHING INSTITUTE  
CENTRE - LIBRARY DE  
OCT 1 1931

17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少微家塾點校附音通鑑節要卷之三十五

唐紀

後歐陽公作唐新史成於嘉祐五年温公通鑑皆被旨編定之書  
以治平開局要之新史通鑑皆被旨編定之書  
及唐舊史通鑑皆用之文多不同今幸者用  
大史以備檢閱其遺闕外皆舊史也

高祖神堯皇帝 姓李 在位九年 壽七十

舉晉陽精兵承亡隋之弊卷長驅奄有關中  
命將出師掃除亂略六年之中海內咸服何成  
太宗之速誠蓋少

又

元德元年夏王實建德五年鳳元  
梁師都秦梁鏡兄十一國隋煬帝黃恭帝侑秦魏亡四

月守文化及弒煬帝於江都自稱大丞相  
皇帝位於是東自九江西抵二峽南盡交趾北距漢川

帝即

銑皆有之勝兵四十餘萬五月戊午隋恭帝禪位於  
唐王即皇帝位  
隋煬帝凶問至東都留守官奉越



突厥

王侗即位改元白泰以王出充為左僕射總督內外諸軍事出充漸結黨發恣行威福子弟咸典兵馬執震

校

突厥疆盛夏曰無善商曰鬼方周曰獫狁漢曰玁狁東自契丹室韋室韋契丹之別種也西盡吐谷渾高昌漢曰焉耆魏曰焉耆國皆臣之控弦百餘萬

建學

初起兵資其兵馬前後餉遺不可勝紀

伏伽

不閑掌璫亦孜孜盡力繩違舉過釋義繩違舉過直人皆

直言

傳之唐萬年縣法曹孫伏伽上表以為隋以惡聞其

受賞

過亡天下陛下龍飛晉陽遠近響應未暮年而登帝位

唐高祖

徒知得之之易不知隋失之之難也臣謂官易其覆轍務盡下情唐主省表大悅下詔褒稱權為治書侍御

史賜帛二百匹伏伽漸遭范氏曰天下之勢如人一身必氣血周流無壅而後能存諫者使下情上通上意下達如血氣之周流於一身也故言路開則治言路塞則亂高祖鑒隋之所以亡首闢言路可謂知先務矣是以民知上之憂已而疾痛將有所赴熱也唐室之興不亦宜乎

李密

八月李密開倉殺程讓先是程讓以立密約求資頗自驕矜開洛口倉散米無防守取之者隨意多少或離倉之後

賑給

力不能致委奔衢路自倉城至郭門米厚數寸羣盜聚

就食者近百萬口密喜謂賈閔甫曰此可謂足食矣閔

甫對曰誠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今民所以殫負如流



李密

而至于者以所天在此故也而有司曾無愛吝胥越如此

釋義 趙先結反荀子薛切恐一日米盡民散明公孰與

成大業哉李密與王世充戰失利與眾三萬人歸關中

密傳 薛仁果之為太子也與諸將各有隙及即位衆

平薛

心猜懼由是國勢浸弱秦王世民至高無仁果使宗羅

喉將兵拒戰世民引大軍自原北出其不意羅喉士

卒大潰斬首數千級世民率千餘騎追之曰破竹之

勢不可失也遂進至城下圍之夜半守城者爭自投下

仁果計窮出降諸將皆賀因問曰大王一戰而勝輕騎

直造城下衆皆以為不克而卒取之何也世民曰羅喉

所將皆隴外之人將驍卒悍吾特出其不意而破之斬

獲不多若緩之則皆入城仁果撫而用之未易克也急

之則散歸隴外折撫虛弱仁果破膽不暇為謀此吾所

以克也衆皆悅服世民所得降卒悉使仁果兄弟及宗

唐高祖

羅喉將之與之射獵無所疑間賊畏威術恩皆願效死

黜傳 唐主使李密迎秦士世民於幽州密自恃智勇

功名見上猶有傲色及見世民不意驚服私謂殷開山

曰直策主也不如是何以定禍亂乎密徐出勸據

李密舊境未有所屬魏徵隨密至長安又不為朝廷所

知乃自請安集山東唐主以為秘書丞乘傳至黎陽釋

義傳 張悉反乘傳也依乘符傳命行若使者持節遺徐

世勸書勸之早降世勸遂決計西向謂郭孝恪曰此民

衆土地皆魏公有也吾若上表獻之是利主之敗自為

功以邀富貴也吾實耻之今宜籍郡縣戶口士馬之數

以啟魏公使自獻之乃遣孝恪詣長安唐主聞世勸使

者至無表止有啓與密甚怪之孝恪具言世勸意唐主

李世勸降

乃歎曰徐世勸不消德不敷功真純臣也賜姓李世勸本

新傳 范氏曰古者天子建國賜姓命氏所以別其族







擊武周○五月鄭王世充弒隋主侗諡曰孝皇帝

唐武德二年○是歲并禁夏定楊梁法與亡世民

與劉武周將宋金剛相持世民屢破金剛將尉遲弼

敬德尋相等四月金剛食盡北走世民追及尋相於呂

州大破之乘勝逐北一書夜行二百餘

里戰數十合追及金剛於雀鼠谷一日八戰皆破之世

民不食二日不辨甲三日矣敬德與尋相舉介州及永

安降世民得敬德甚喜以為右一府統軍使將其舊眾

八千與諸營相參劉武周聞金剛敗大懼棄并州走突

厥金剛亦與百餘騎走突厥并州來平出敬德○七月

詔秦王世民督諸軍擊世充○劉武周降將尋相

等多叛去諸將疑尉遲敬德囚之軍中尉遲通殷開山

言於世民曰敬德驍勇絕倫今既囚之心必怨望留之

恐為後患不如遂殺之世民曰不然敬德若叛豈在尋

唐高祖

克劉武周

秦王

不疑

敬德

破王世充

相之後邪濂命釋之引入卧内賜之金曰丈夫意氣相

期勿以小嫌介意吾終不信說言以害忠良公宜體之

必欲去者以此金相資表一時共事之情也已而世民

以五百騎行戰地登魏宣武陵王世充

帥騎萬餘猝至圍之單信反世充直趨

世民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馬世充兵却敬德

翼世民出圍世民故德更帥騎兵還戰出入世充陳往

返無所礙突通引大兵繼至田充兵大敗僅以身免

斬首千餘級世民謂敬德曰公何相報之速也賜敬德

金銀一篋自是寵遇日隆敬德善遊每單騎入敵陳

中敵叢稍刺之終莫能傷又能奪敵稍反刺之齊王元

吉以善馬稍自負聞敬德之能請與敬德較勝負元吉

操稍躍馬志在刺之敬德損更二奪其稍德

唐武德四年○是歲夏兵圍洛陽城中乏



擒建德

食實建德救之乃遣出民書請退軍潼關復脩前好世  
民集將佐議之皆請避其鋒鄭公恪曰王世充窮蹙垂  
將面縛實建德運糧遠來助之隋末王世充據洛陽稱

世充

此天意欲兩亡之也不過二旬兩主就縛矣世民善之  
將驍騎出武牢東建德迫於武牢不得進數戰不利建  
德中絕楊武威逐之建德墜馬武威下擒之

世充

所恃者夏主今已為擒雖得出終必無成世充素服帥

世充

太子秦臣二千餘人詣軍門降出民入宮城觀隋宮殿

世充

款曰逞侈心窮人欲無亡得乎命撤端門樓焚乾陽殿

世充

毀則天門及關廢諸道場世充○七月建德部將劉

世充

黑闥起兵於潼南兵執大振十一月陷冀州擊李世勣

世充

復建德等破之遂攻拔相州又取黎陽一州半歲之間盡復建

世充

德舊境丁如命秦士出民齊王元吉討之○隋末錢弊

世充

唐高祖

行開

濫薄至裁皮糊紙為之民間不勝其弊至是唐初行開

元錢

元通寶錢積十錢重一兩輕重大小最為折衷唐驥

元錢

代官不足以稱之特置天策上將位在王公上冬十月

秦王

以世民為天策上將開天策府置官屬世民以海內浸

開館

平乃開館於宮西世充四方文多之士出教以王府屬杜

延賢

如胸記室房文世充南文多諸亮姚思廉主簿李玄

延賢

道恭軍祭元恭神元敬相時世充議典裁蘇勗天策府

延賢

從事中郎于志寧章詒祭酒蘇世長記室薛收倉曹李

延賢

守表苗子助教陸德明孔穎達信都蓋文達宋州總管

延賢

府戶曹許敬宗並以本官兼文多館李士分為二番更

延賢

日直宿供給珍膳恩禮優厚出民朝謁公事之暇輒至

延賢

十八館中引諸學士討論文籍或夜分乃寢乃使庫自閣立

延賢

李士本圖像褚亮寫贊號十八學士士大夫得預其選者時

延賢

李士本圖像褚亮寫贊號十八學士士大夫得預其選者時



人謂之登瀛洲瀛洲山名神仙居焉前郊祀志蓬萊

登瀛洲者言○出本紀及○初社如晦為秦王府兵曹

玄齡參軍俄遷陝州長史時府僚多補外官世民患之房玄

齡曰餘人不足惜至如社如晦王佐之才即委為府屬

與玄齡常從世民征伐參謀帷幄軍中多事如晦剖決

如流世民每破軍克城諸將佐爭取寶貨玄齡獨收采

人物致之幕府又將佐有勇畧者玄齡必與之深相結

使為世民盡死力每令玄齡入奏事唐主嘆曰玄齡為

吾兒陳事雖隔千里皆如面談唐詔發巴蜀兵以

擊蕭趙郡王孝恭李靖統十二總管自夔州順流東下以擊

蕭銑時蕭銑以罷兵營農也唐留宿衛數千人聞唐兵

至大懼君梓徵兵皆在江濱之外道塗阻遠不能集

乃悉見兵出江濱唐李靖縱兵奮擊大破

之乘勝直抵江陵入其外郭又攻水城拔之唐大獲舟楫

唐高祖

蕭銑蒙患奈何以我一人之故陷百姓於塗炭乎銑乃下令

開門出降銑降數日援兵至者十餘萬聞江陵不守皆

釋甲而降孝恭送銑於長安斬於都市唐李靖及

稱漢東王都洛州唐秦主世民擊破之黑闥奔突厥山

突厥東悉平六月黑闥引突厥寇山東○八月己未突厥頡

利可汗寇并州遣兵寇原州唐主謂羣臣曰突厥入寇



而復求和與戰孰利太常卿鄭元璠曰六反戰則  
深不如和利中書令封德彝曰突厥恃犬羊之衆有  
中國之意若不戰而和示之以弱明年將復來臣愚  
爲不如擊之既勝而後與和則恩威兼著矣唐王從之  
○九月劉黑闥陷滑州進陷藍州○十月劉黑闥王  
玄與黑闥戰於下博兵敗爲黑闥所殺山東震駭州縣  
皆叛附於黑闥旬月間黑闥盡復故地進據洛州○  
文數從秦王出民征伐死時年十九世民深惜之謂人  
曰道玄常從吾征伐見吾深入賊陳心慕效之以至於  
此急之流涕世民自起兵以來前後數十戰常身先士  
卒擊賊深入雖屢危殆而未嘗爲矢刃所傷○初王  
之起只晉陽也皆秦王世民之謀唐王謂世民曰若事  
成則天下皆汝所統當以汝爲太子及爲唐王將佐亦  
以世民爲世子王將立之世民固辭而止太子

高祖

建成 成喜酒色遊敗齊王元吉多過失皆黑龍山民功名日  
元吉 盛唐主常有以代建成建成內不自安乃與元吉協  
傾秦 謀其傾世民由意專諸妃嬪以求媚於上太子中允王  
王 珪洗馬魏徵說太子曰秦王功蓋天下中外歸心殿下  
但以年長位居東宮無大功以鎮海內今劉黑闥散亡  
之餘衆不滿萬資糧匱乏以大軍臨之執如拉朽合路  
折殿下官自擊之以取功名因結納山東豪傑安可自  
黑闥 安太子乃請行唐王許之黑闥甲申詔太子建成將兵  
討黑闥黑闥引兵而南建成元吉擊破之黑闥食盡衆  
誅 散遂夜遁

高祖曰王魏以輔導東宮爲職當勸建成以孝於  
其國也安在於立功乃使之擊賊以立威結豪傑以  
自助是道之以爭也禍亂何從而息乎夫以王魏之



賢其為建成謀猶如此况庸人乎

武德七年正月依周齊舊制

每州置大中正一人掌知州内人物品量望第以本州

門望高者領之無品秩〇二月詔諸州有明一經以上

未仕者咸以名聞州縣及鄉皆置學〇四月初定均田

租庸調法丁中之民

丁者當也當強壯之時中者

謂上下通也四歲為一丁

為中一十為老給田一頃篤疾減什之六寡妻妾減七皆

以什之二為出業八為口分

歲入租粟二碩調隨土地所宜綾絹紵布

自亦異也皮帛之細日綾絹如交角日縑

經泉緯日縑經泉日布音縑日縑

不役則收其庸日二尺

役者則日收綾或絹或布三尺是之謂賦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

置中

正

租庸

調法

丁中

給田

一頃

篤疾

減什

之六

寡妻

妾減

七皆

秦王

志成

建成

調三旬租調俱免水旱蟲霜為災什捐四以上免租捐  
六以上免調捐七已上課役俱免  
突厥所以屢寇關中者以子女玉帛皆在長安故也若  
焚長安而不都則胡寇自息矣上以為然秦王世民諫  
曰戎狄為患自古有之陛下以聖武龍興光宅中夏精  
兵百萬所征無敵奈何以胡寇擾邊遽遷都避之貽  
四海之羞為百出之笑乎彼霍去病漢庭一將猶志滅  
匈奴况臣忝備藩維願假數年之期請係頡利之頸致  
闕下若其不敵遷都未晚上曰善建成与妃嬪因共諧  
世民曰突厥雖憂為邊患得賂則退秦王外託禦寇之  
名內欲總兵權成其篡奪之謀耳上每有寇盜輒命世  
民討之車平之後猜嫌益甚  
〇八月突厥寇  
原忻并殺四州京師戒嚴是時頡利突利二可汗舉國  
入寇連營南上秦世民齊王元吉引兵拒之世民與

唐高祖



秦主  
賈

雲漢於幽州幽州唐玄宗以幽州居故詩為幽州國法為古扶風西  
城下元吉懼曰虜形勢如此奈何輕出出民曰汝不敢  
出吾當獨往乃帥騎馳出虜陳告之曰國家與可汗和  
親何為負約深入我地我秦王也可汗能獨出與我  
聞又遣騎前告突利曰爾往與我盟有急相救今乃引  
兵相攻何無香火之情也突利神也出民又前將  
度溝水頡利見出民輕出又聞香火之言疑突利與出  
民有謀乃遣止世民曰王不煩度我無他意更欲與王  
申固盟約耳乃引兵稍却是後霖雨益甚出民謂將  
曰虜所恃者弓矢耳今霖雨滿時筋膠俱解弓不可用  
彼如飛鳥之折翼吾屋瓦火食刀槊軍利皆解也  
繼故謂堅曰軍以逸制勞此而不棄將復何待乃遣  
夜出冒雨而進突厥大驚出民又遣說突利以利言之  
唐高祖

秦主  
謀據  
洛陽

建成  
請殺  
秦王

士苟避征徭不守戒律皆如突言乃下詔命有司沙汰  
天下僧尼道士傳奕六月丁巳太白經天秦王世民既  
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有隙以洛陽形勝之地恐一朝  
有變欲出保之上亦謂出民曰首建大謀削平海內皆  
汝之功吾欲立汝為嗣汝固辭且建成年長為嗣日久  
吾不忍奪也觀汝兄弟以不相容同處京邑必有紛競  
當遣汝還行臺居洛陽自陝以東皆主之仍命汝建天  
子旌旗如漢梁王故事出民涕泣辭以不欲遠離膝下  
建成元吉與後宮日夜譖訴世民於上上信之元吉密  
請殺秦之上曰彼有定天下之功罪狀未著何以為辭  
元吉曰但應速殺何患無辭上不應世民腹心長孫無  
忌高士廉尉遲敬德等日夜勸世民誅建成元吉世民  
歎曰骨肉相殘古今大惡吾誠知禍在朝夕欲俟其發  
然後以義討之不亦可乎衆曰大王以舜為何如入曰







不憚科禁輕犯憲章自生一死壽夭由於自然刑德威  
德關之人士貧富貴賤功業所招而愚僧矯詐皆云由  
佛籍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為害政良可愁矣自漢  
以前初無佛法君明臣忠庶長年久自立胡神羞戎亂  
華土庸臣佞政虐祚短梁武齊襄足為明鏡今天下僧  
尼數盈十萬請令匹配即成十萬餘戶產育男女十年  
長養一紀教訓可以足兵上詔百官議其事唯太僕卿  
張道源稱突言合理蕭瑀曰佛聖人也而突非之非聖  
人者無法當治其罪突曰人之大倫莫如君父佛以世  
猶而致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蕭瑀不生於空桑釋義  
釋義  
傳奕  
蕭瑀  
論佛  
法  
不能對祖合手曰地獄之設止為是人上亦惡沙門道

殺建  
成元  
吉  
秦主  
為太  
子

帥長孫無忌密可入伏兵於玄武門世民射建成殺之尉  
遲敬德將七騎繼至左右射元吉隊馬世民馬逸入  
林下為木枝所絆墜不能起元吉遽至尊弓將扼  
之敬德躍馬以之元吉步欲殺武德敬德追射殺之  
上謂裴寂等曰不圖今日乃見此事當如之何蕭瑀陳  
叔達曰建成元吉疾秦主功高故重其為姦謀今秦主  
已討而誅之秦主功蓋宇宙率土歸心陛下若處以元  
良委之國務無復事矣上曰善此吾之夙心也癸亥立  
世民為皇太子又詔自今軍國庶事無大小悉委太子  
處決然後聞奏出本紀及  
焉公曰立嫡以長禮之正也公羊傳長元年年立  
子以貴不以長注云適謂適夫人之子也與與  
以齒也子齒左右及婦姪之子也亦有貴賤又防其  
故以貴也然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隱太子  
以庸劣居其右地釋義



地道尚左以右為上也嫌執通必不相容高祖有文王之

明釋義文王之立武王推也伯邑考而立武王注

隱太子有泰伯之賢釋義周太王三子長泰伯次仲

聖德太子與仲雍之弟庶子庶子庶子庶子庶子庶子

則亂何自而生哉既不能然太宗始欲

俟其先發然後應之如此則事未獲已猶為愈也既

而為羣下所迫遂至喋血禁門釋義殺人也謂

之也推刃同氣貽譏千古惜哉夫創業垂統之君子

孫之所儀刑也彼中明肅代之傳繼得非有所指擬

以為口實乎

釋義曰立嫡以長者所以止爭奪之心也行之平世

因為常法若大古之世子不賢尚求聖人以傳大位

况長子不賢父子聖乎安得局於常法也唐有天下

唐高祖

本秦王之謀功德之大海內屬望其勢可終為人臣

乎建成自望兵以來無一事可道但以年長使居聖

子上雖至愚者知其不可也胡不虛其位待天命之

定乎况受禪之初天下未定何汲汲於立子也善哉

寧王憲議太子之言曰時平則先嫡長也亂則先有

功此禹世不易之論也

初洗馬魏徵勸太子建成早除秦王及建成敗世民

召徵謂曰汝何為難問我兄弟幾為之危懼徵舉止自

若對曰先太子早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世民素重其

才改容禮之引為參軍事主簿亦召王珪韋挺於雋州

以為諫議大夫

隋書曰齊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又

相桓公以霸何哉桓公子糾皆以公子出奔子糾未

秦主  
用王  
魏



天放鷹

嘗為世子也相公先入而得齊非取諸子糾也相公既入而殺子糾惡則惡矣然納相公者齊也春秋書公伐齊納糾糾不稱子不當立者也齊小白入于齊以小白數多齊桓公之略以小白數多齊桓公之當立者也又曰齊人取子糾殺之稱子糾所以惡齊也是以管仲不得終雖桓公而得以之為君今建成為太子且兄也秦主為孫王又弟也王魏受命為東宮之臣則建成其君也豈有人殺其君而可北面為之臣乎且以弟殺兄必潘王殺太子而奪其位王魏不事太宗可也夫食君之祿而不死其難朝以為難暮以為君於其不可事而事之皆有罪焉臣之事君如婦之從夫也其義不可以不明苟不明於君臣之義而委身於人雖曰不利曰不信也

世民命糾殺子糾齊桓公之略以小白數多齊桓公之當立者也又曰齊人取子糾殺之稱子糾所以惡齊也是以管仲不得終雖桓公而得以之為君今建成為太子且兄也秦主為孫王又弟也王魏受命為東宮之臣則建成其君也豈有人殺其君而可北面為之臣乎且以弟殺兄必潘王殺太子而奪其位王魏不事太宗可也夫食君之祿而不死其難朝以為難暮以為君於其不可事而事之皆有罪焉臣之事君如婦之從夫也其義不可以不明苟不明於君臣之義而委身於人雖曰不利曰不信也

唐高祖

今簡肅中外大統○八月癸亥詔傳位於太子太宗即皇帝位於東宮顯德救天下

太宗

高祖曰唐有天下幾三百年可謂盛哉豈非人

厭時亂而蒙德澤繼以太宗之治制度紀綱之法後世有以憑藉扶持而能永負天命歟

詔以宮女眾多幽閉可愆

親戚任其適人糾獄○已如突厥進寇高陵辛巳汴州

道行軍總管尉遲敬德與突厥戰於平陽大破之癸未

頡利可汗進至渭水便橋之北

其腹心執矢思力入見以觀虛實

力盛稱頡利突利一可汗守兵百重卒至矣上讓之曰

吾與汝可汗面結和親

而後無等汝可汗自



石明約引兵深入於我無愧女雖我狄亦有人心何得  
全忘大恩自誇彊盛我今先斬汝矣思方懼而請命請  
瑒封德彝請禮遣之上曰我今遣還虜請我畏之愈甚  
憲陵乃囚思力於門下省上自出玄武門與高士廉房  
玄齡等六騎往詣渭水上與瑒利隔水而語言以負約  
突厥大驚皆下馬羅拜俄而諸軍繼至瑒利見執失思  
力不返而上挺身軀出軍容甚盛有懼色上麾諸軍使  
却而布陳獨留與瑒利語請瑒以上輕敵叩馬固諫上  
曰吾等壽之已熟非卿所知突厥所以敢傾國而來直抵  
郊甸者以我國內有難朕新即位請我不能并禦故也  
我若不之以弱期門張守虜必放兵大掠不可復制故  
朕輕騎獨出以示若輕之又震懼思容使知必戰出虜不  
意使之失圖虜入我地既深必有懼心故與戰則克與  
和則固矣帝服突厥在此一舉如第觀之是日瑒利請  
唐高祖

面責  
突厥

盟頡  
利於  
便橋

和詔許之上即日還宮乙酉又幸城西斬曰馬與頡利  
盟于便橋之上突厥引兵退蕭瑒請於上曰突厥未和  
之時諸將爭請戰陛下不許臣等亦以為疑既而虜自  
退其策安在上曰吾觀突厥之衆雖多而不整君臣之  
志唯賄是求當其請和之時可汗獨在水西達官皆來  
謁我我若醉而縛之因襲擊其衆執如拉朽並落又命  
長孫無忌李靖伏兵於幽州以待之虜若奔歸伏兵數  
其前大軍躡其後覆之如反掌且當靜以撫之一與虜戰所  
日淺國家未安百姓未富且當靜以撫之一與虜戰所  
損其多虜結怨既深懼而脩備則吾未可以得志矣故  
卷甲韜戈啗以金帛彼既得所欲理當自退志意驕墜  
不復設備然後養威俟釁一舉可滅也將欲取之必固  
與之此之謂也卿知之乎瑒再拜曰非所及也是年九  
月突厥頡利獻馬二千匹羊萬口上不受但詔歸所掠

驕突  
厥



中國戶口徵温彦博還朝出突厥傳○上引諸衛將軍

習射於顯德殿庭諭之曰我狄侵盜自古有之患在邊

境小安則人主逸游忘戰是以寇來莫之能禦今朕不

使汝曹穿池築苑專習弓矢居閑無事則為汝師突厥

入寇則為汝將庶幾中國之民可以少安乎於是日引

數百人教射於殿庭上親臨試中多者賞以弓刀帛其

將帥亦加上考羣臣多諫上皆不聽曰王者視四海如

一家封域之內皆朕赤子朕常推心置其腹中奈何宿

衛之士亦加猜忌乎由是人思自勵數年之間悉為精

銳

范祖禹曰有國家者雖不可忘戰然而教士卒習射

者有同之事殿庭非其所也苟將帥得其人何患乎

士之不勇技之不精乎夫以萬乘之主而為卒伍之

師非所以示德也且人君始即位不以教化禮樂為

唐高祖

先務而急於習射志則陋矣雖曰勵兵強征伐四克

威加海內非帝王之盛節亦不足貴也

上嘗言吾自少經畧四方頗知用兵之要每觀敵陳則

知其懦弱常以吾弱當其強當其弱彼乘吾弱遂奔

不過數千百步吾乘其弱必以其陳後反擊之無不潰

敗所以取勝多在此也出功要○上向定勳堂長孫無

忌等爵品命使於殿下官各召之曰朕知卿等

勳賞或未當曾各自言於曰是諸將爭功紛紜不已淮安

王神通曰臣舉兵關西首應義旗今牙支駘杜如晦等

專弄刀筆功居臣下臣竊不服上曰義旗初起叔父雖

首唱舉兵蓋亦自營脫禍及曹建德吞嶽山東叔父全

軍獲安劉黑闥再合餘糧叔父為王固奔北玄齡等運籌

帷幄平安社稷論功行賞固宜居叔父之先叔父國之

至親朕誠無所愛但不可以私恩濫與勳臣同賞耳諸

殿庭教射

論用兵

定勳

臣



置弘  
文館

將乃相謂曰陛下至公雖淮安王尚無所私吾及何敢  
不安其分遂皆悅服出玄齡傳○房玄齡嘗言秦府舊  
人未遷官者皆嗟怨曰吾屬奉事左右幾何年矣今除  
官反出前官齊府人之後下曰王者至公無私故能服  
天下之心朕與卿輩日所衣食皆取諸民者也故設  
官分職必為民也當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舊為先後  
哉必也新而賢舊而不肖安可捨新而取舊乎今不論  
其賢不肖而直言嗟怨豈為故之弊乎出政要○上於  
弘文殿飛四部書二十餘万卷置弘文館於殿側精選  
天下文學之士賈田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  
德言等以本官兼學士令更日直德朝之際引入內  
殿講論前言往往有推故事或至夜分乃罷又取二品  
已上子孫不弘文館學生出唐書○民部尚書裴  
矩奏民曹突厥暴戾者請悉給一匹上曰朕以誠信

計口  
給絹

御下不必虛有存恤之名而無其實戶有小大豈得雷  
同給賜乎釋義雷之發也物無不同於是計口為率○  
上與羣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上哂之曰民之所  
以為盜者由賦繁役重官吏貪求飢寒切身故不暇顧  
廉耻耳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  
有餘則自不為盜安用重法邪自是數年之後海內升  
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

裕民  
止盜

新增

范氏曰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曰苟子之

不欲雖賞之不竊信哉斯言也蓋君者本也民者末  
也君者源也臣者流也本正則末正源清則流清矣  
是以先王之治必反求諸己己正而物莫不應矣夫  
重法以止盜法繁而盜愈多去奢省費輕徭薄賦此  
清源正本止欲之道也太宗行之其效如此君人者  
無以迂言為難行而以峻法為足待則知致治之方



矣

上又嘗謂侍臣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  
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故人君之患不  
自外來常由身出夫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  
民愁民愁則國危國危則君受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  
敢縱欲也○上謂裴寂曰比多上書言事者朕皆粘之  
屋壁得出入省覽每思治道或深夜方寢公輩亦當恪  
勤職業副朕此意出政要○上厲精求治數引魏徵入  
卧内訪以得失徵知無不言上皆欣然嘉納魏徵入  
上遣使點兵封德彝奏中男雖未十八其軀幹壯大者  
亦可并點釋義并同上從之救出魏徵固執以為不可  
不肯署敕至于數四上怒召而諍之曰中男壯大者乃  
奸民詐妄以避征役取之何害而卿固執至此對曰夫  
兵在御之得其道不在衆多陛下取其壯健之道御之

唐太宗

節費  
裕民

粘上

書于

壁

徵諫  
失信

徵以  
直言  
受賞

足以無敵於天下何必多取細弱以增虛數乎且陛下  
每云吾以誠信御天下欲使臣民皆先欺詐今即位未  
幾失信者數矣上愕然曰朕何為失信對曰陛下初即  
位下詔云逋負官物釋義逋負不償曰負也來令蠲免有  
司以為負秦府國司者非官物徵督如故陛下以秦王  
升為天子國司之物非官物而何又曰關中免二年租  
調關外給復一年復方日反除其賦役也既而繼有敕云已役已  
輸者以來年為始散還之後方復更徵百姓固已不能  
無怪今既徵得物復點為兵何謂來年為始乎又陛下  
所與共治天下者在於守宰居常簡閱咸以委之至於  
點兵獨疑其詐詔曰所謂以誠信為治乎上悅曰卿者朕  
以卿固執疑卿不達政事今卿論國家大弊誠不其精  
要夫號令不信則民不知所從天下何由而治乎朕過  
深矣乃不點中男賜徵金甕出鄭公諫錄○張蘊古上



大寶

大寶箴

釋義

箴成

其畧曰

聖人受命

拯弱亨屯

釋義

故以一人治

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

又曰壯九重於內

重註開門遠郊門近郊門城門所居不遇容膝披昏不知

其臺而瓊其室

乃成羅八珍於前

煎醢加于陸稻上沃之以膏煎成之二淳母母讀作模

象也作此象淳熬三炮取豚若肝對之實棗於其腹中

編在以前直之塗之以燻塗炮之四膏取肉以腹臍音

酒期朝而食之六為熬於火上為之今火臍似矣七粉

取牛羊豕肉三如一小切之內一糝米二台以爲餅煎

之八肝管取狗肝臍之以其

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

立其糟而池其酒

潛立而牛飲者

又曰勿沒沒而

三千餘人為輩

視於未形

唐高祖

是

不

日

勿

察

察

而

明

雖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然

垂

皆

雖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視

於

未

形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唐

高

祖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視

於

未

形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唐

高

祖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視

於

未

形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唐

高

祖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視

於

未

形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唐

高

祖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視

於

未

形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唐

高

祖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視

於

未

形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唐

高

祖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視

於

未

形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唐

高

祖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視

於

未

形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唐

高

祖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視

於

未

形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唐

高

祖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視

於

未

形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唐

高

祖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視

於

未

形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唐

高

祖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視

於

未

形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唐

高

祖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少微家塾點校附音通鑑節要卷之三十五

少微家塾點校附音通鑑節要卷之三十五

唐紀

太宗皇帝

名世民高

在位二十三年壽五十二

除隋之亂比治之美無以成康伯古  
功特兼隆由已來未之有也精其好尚功名  
而不及禮樂父子只弟之間慈德多矣

奏破陳樂

貞觀元年正月上宴羣臣奏秦王破陳樂

曰太宗為秦王時破陳曲奏用樂工  
百二十八年人按破陳曲奏用樂工  
取七年更名七德蓋上曰朕昔受委專征民間遂有  
此曲雖非文德之雍容然功業由茲而成不敢忘本封

德舜曰陛下以神武平海內豈文德之足比上曰戲亂  
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隨其時卿謂文不及武斯

諫官

入閣

言過矣德舜頓首謝曰制自今中書門下及三品  
以上入閣議事  
有失輒諫唐制天子賜以殿省命諫官隨之  
命吏部尚書長孫無忌等與學士



除新  
趾法

責德  
彝不  
舉賢

法官更議定律令寬絞刑五十條為斷古趾釋義也  
 上猶嫌其慘曰肉刑廢已久宜有以易之裴弘獻請  
 改為加役流釋義流二千里居作三年詔  
 從之○上以兵部郎中戴胄忠清公直擢為大理少卿  
 上以選人多詐冒資蔭敕令自首釋義罪自贖也  
 首者死未幾有詐冒事覺者上欲殺之胄奏據法應流  
 上怒曰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對曰敕者出於一時  
 之喜怒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陛下忿選人  
 之多詐故欲殺之而既知其不可復斷之以法此乃忍  
 小忿而存大信也上曰卿能執法朕復何憂胄前後犯  
 顏執法言如涌泉上皆從之天下無冤獄本傳○上令  
 封德彝舉賢以無所舉上詰之對曰非不盡心但於今  
 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古之政治  
 者豈借才於異代乎正患已不能知安可誣一世之人

唐太宗

賜給  
愧賊  
吏

分天  
下為  
十道  
弓矢  
喻治  
道

德彝慙而退本傳右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受人餽  
 綰事覺上曰順德果能有益國家朕為之共有府庫耳  
 何至貪冒如是乎猶惜其有功不之罪但於殿庭賜綰  
 數十匹大理少卿胡演曰順德枉法受財罪不可赦柰  
 何復賜之綰上曰彼有人性得綰之辱甚於受刑如不  
 知愧一禽獸耳殺之何益本傳○初隋末喪亂豪傑  
 並起擁衆據地自相雄長唐興相帥來歸上皇為之割  
 置州縣以寵祿之由是州縣之數倍於開皇大業之間上  
 以民少吏多思革其弊二月命大加併省因山川形便  
 分為十道一曰關內二曰河南三曰河東四曰河北五  
 曰山南六曰隴右七曰淮南八曰江南九曰劔南十曰  
 嶺南地理志○上謂太子少師蕭瑀曰朕少好弓矢得良  
 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問  
 其故工曰木心不直則脉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



朕始寤寐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况天下之務其能備知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數延見問以民間疾苦及政事得失黜政

**新唐書**范氏曰傳曰國之將興也君子自以為不足其亡也若有餘太宗因識弓之未精而知天下之理已不能盡詢謀於衆而不自用此其所以興也○胡氏曰工人之意借弓為喻以規之也猶曰君心不正則言行皆邪勢雖尊嚴而出政不善云爾太宗雖愧於聽德之聰然能因是延見京官問民疾苦政事得失是亦為君之道也

有上書請去佞臣者上問佞臣為誰對曰臣居草澤不能灼知其人願陛下與羣臣言或陽怒以試之彼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上曰君源也臣流

**唐太宗**

至誠也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為詐何以直治天下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見前世帝王好以權下論周善朕不取也○上與侍臣論周秦脩短蕭瑀對曰紂為秦脩不道武王征之周及六國無罪始皇滅之得天下雖同短失人心則異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周得天下增修仁義秦得天下益尚詐力此脩短之所以殊也蓋取之或可以逆得而守之不可以不順故也瑀謝不及黜政

**范祖禹**曰太宗於是失言矣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取之以仁義守之以仁義者周也取之以詐力守之以詐力者秦也此周秦之所以異也世或以湯武征伐為逆取而不知征伐之順天應人乃所以為仁義也太宗曰取之或可以逆非也既謂



之逆矣則無特而可也

上問公卿以享國長久之策蕭瑀曰三代封建而久長

秦孤立而速亡上以為然於是始有封建之議○九月

中書令宇文士及罷為殿中監御史大夫杜淹參豫朝

政他官參豫政事自此始融醴醢及帝益親魏徵徵自

以為不世遇乃展盡底蘊凡二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

心者或告徵私其親戚上使御史大夫温彦博按之無

狀彦博言於上曰徵不存形迹遠避嫌疑心雖無私亦

有可責上令彦博讓徵且曰自今宜存形迹他日徵入

見言於上曰臣聞君臣同心是謂一體且相與盡誠若

上下但存形迹則國之興喪尚未可知臣不敢奉詔上

瞿然釋義曰吾已悔之徵再拜曰臣幸得奉

事陛下願使臣為良臣勿為忠臣上曰忠良有以異乎

對曰稷契皋陶釋義氏名稷一作名契音薛姓子君臣

唐太宗

責魏徵不存形迹

忠臣良臣

三

協心俱享尊榮所謂良臣龍逢比干釋義開龍逢  
皆以忠諫死此干面折廷爭身誅國亡所謂忠臣上說賜綸  
五百匹出

徵傳曰忠良一道也魏公之言過於分別矣夫  
稷契逢下所謂易地皆然者也後世事君者柔和獻  
納不敢強諫則曰吾勿稷契皋陶苟有犯顏苦口面  
折廷爭者則或非之曰爾何以桀紂待吾君而欲為  
忠臣乎則魏公之說啓之矣

上神采英毅羣臣進見者皆失舉措上知之每見人奏  
事必假以辭色莫聞規諫嘗謂公卿曰人欲自見其形  
必資明鏡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苟其君懷諫自賢  
旗殛其臣阿諛順旨君既失國臣豈能獨全如虞世基  
等諂事煬帝以保富貴煬帝既弒世基等亦誅公輩宜  
用此為戒事有得失無惜盡言此正○上謂公卿曰



監祭  
止登  
繕

昔禹鑿山治水而民無謗譴者與人同利故也秦始皇營宮室而民怨叛者病人以利已故也夫靡麗珍奇固人之所欲若縱之不已則危亡立至朕欲營一殿材用已具鑿秦而止王公已下宜體朕此意由是一十年間風俗素朴衣無錦繡公私富給

○宋輔曰財用之贏縮關於侈儉風俗好尚本之人主  
人主以儉約為心則公卿大夫不敢踰制以過侈朝  
廷以儉約為先則士庶人不敢越分以過奢尊卑上  
下事事物皆尚質素自然家給人足貨財不可勝  
用矣漢文帝惜十家之產基址既成而一臺不築於  
是成富庶之效唐太宗監秦人之敝材用既具而一  
殿不為於是成正觀之治博節於一身者甚小而功  
利之及一也者甚大豈過一時之欲者其微而培  
數百年之根本人主其可不察哉

唐太宗

愛珠  
喻貪

上謂侍臣曰吾聞西域賈胡賈胡販得美珠上身以藏之有諸侍臣曰有之上曰人必曰知笑彼之愛珠而不愛其身也吏受賂抵法与帝王相奢欲而亡國者何以異於彼胡之可笑邪魏徵曰昔魯哀公謂孔子曰

劉林  
甫請  
四時  
選士

人有好忘者徙宅而忘其妻孔子曰又有甚者樂紂乃忘其身亦猶是也上曰然朕与公公奮且勳力相輔庶免為人所笑也魏徵○隋出選人十一月集至春而罷

人患其期促至是吏部侍郎劉林甫奏四時聽選隨闕注擬人以爲便唐初士大夫以亂離之後不樂仕進官貧不充省符下諸州差人赴此州府及詔使多以赤牒補官至是盡省之勒赴省選集者七千餘人林甫請才

銓序各得其所時人稱之詔以關中米貴始分人於洛州選上謂房玄齡曰官在得人不在貪多命玄齡併省留文武惣六百四十二員出唐書志



**百官志**曰初太宗省內外官定制為七百二十員曰  
吾以此待天下賢才足矣然時已有員外置其後  
又有特置同正員至於檢校兼守判知之類皆非本  
制又有置使之名或因事而置事已則罷或遂置而  
不廢其名類繁多不能備舉

不肯鴻臚卿鄭元璠使突厥還言於上曰戎狄與我專以羊  
崇信馬為候今突厥民飢自瘦此將亡之兆也不過三年上  
擊突然之羣臣多勸上乘間擊突厥上曰新為人盟而背之  
不信利人之災不仁乘人之危以取勝不武縱使其種  
落盡叛畜無餘朕終不擊以待有罪然後討之出本傳

**魏徵**二年上問魏徵曰主何為而明何為而暗對曰  
兼聽則明偏信則闇昔堯清問下民故有苗之惡得以  
上聞舜明四目達四聰堯共舉舜堯舜各三苗禹  
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通也上曰  
論隋善出本傳○上謂黃門侍郎王珪曰開皇十四年大旱  
奢修隋文帝不許賑給而令百姓就食山東比至末年天下  
儲積可供五十年煬帝恃其富饒侈心無厭卒亡天下  
但使倉廩之積足以備凶年其餘何用哉出政要○上  
畏天謂侍臣曰人言天子至尊無所畏憚朕則不然上畏皇  
天之監臨下憚羣臣之瞻仰兢兢業業猶恐不合天意  
未副人望魏徵曰此誠致治之要願陛下慎終如始則  
囚頡善矣○頡利表請入朝上謂侍臣曰曷者突厥之疆控  
利入弦百萬憑陵中夏用是驕恣以失其民今自請入朝非  
朝而困窮肯如是乎朕聞之且喜且懼河則突厥衰則邊境  
喜懼安矣故喜然朕或失道他日亦將如突厥能無懼乎卿

唐太宗

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异羊吏反以取臺城  
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君  
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通也上曰  
論隋善出本傳○上謂黃門侍郎王珪曰開皇十四年大旱  
奢修隋文帝不許賑給而令百姓就食山東比至末年天下  
儲積可供五十年煬帝恃其富饒侈心無厭卒亡天下  
但使倉廩之積足以備凶年其餘何用哉出政要○上  
畏天謂侍臣曰人言天子至尊無所畏憚朕則不然上畏皇  
天之監臨下憚羣臣之瞻仰兢兢業業猶恐不合天意  
未副人望魏徵曰此誠致治之要願陛下慎終如始則  
囚頡善矣○頡利表請入朝上謂侍臣曰曷者突厥之疆控  
利入弦百萬憑陵中夏用是驕恣以失其民今自請入朝非  
朝而困窮肯如是乎朕聞之且喜且懼河則突厥衰則邊境  
喜懼安矣故喜然朕或失道他日亦將如突厥能無懼乎卿



祖孝曹宣不惜苦諫以輔朕之不逮也 太常少卿祖孝孫  
孫作唐雅樂上曰禮樂者蓋聖人緣物以設教耳治之隆  
替豈由於此御史大夫杜淹曰露身將亡作伴侶曲陳  
之將亡作玉樹後庭花其聲哀思

反悲行路聞之皆悲泣何得言治之隆替不在樂也上  
論樂曰不然夫樂能感人故樂者聞之則喜憂者聞之則悲  
悲喜在人心非由樂也將亡之政民必愁苦故聞樂而  
悲耳今一曲具存朕為公奏之公其悲乎右丞魏徵曰  
古人稱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云云鐘鼓云乎哉  
樂誠在人和不在聲音也 出禮樂志

溫公曰禮者聖人之所履也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聖  
人履中正而樂和平又思與四海共之百世傳之於  
是乎作禮樂焉夫禮樂有本有文中心者本也容聲  
者文也一者不可偏廢先王守禮樂 本未嘗須臾  
唐太宗

去於心行禮樂之文未嘗須臾去於身只於墮門者  
於朝廷被於鄉遂比鄰

為六卿外為六遂比長各掌其比之俗五家相  
變相和親隣長掌相糾相受凡品中之政相貫達於  
諸侯流於四海自祭祀軍旅至於飲食起居莫不  
在禮樂之中如此數十年然後治化周浹鳳凰來  
儀也大宗遷云治之隆替不由於樂何發言之易而  
果於非聖人也夫禮非威儀之謂也然無威儀則禮  
不可得而行矣樂非聲音之謂也然無聲音則樂不  
可得而見矣故曰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奈何以齊陳  
之音不驗於今世而謂樂無益於治亂何異階奉石  
而輕泰山乎

春蝗 歲內有蝗上入苑中見蝗撥數枚祝之曰民以穀為命  
而汝食之寧食吾之肺腸乎手所食之左右諫曰惡物  
或成疾上曰朕為民受災何疾 性遂吞之是歲蝗不



不輕 為災出政要○上謂侍臣曰赦乎 小人之幸君子之不

幸一歲再赦善人暗啞夫養根者善其穀赦有罪者 賊良民故朕即位以來不欲數赦恐小人恃之輕犯憲

章故也出政要○上曰比見羣臣多下表賀祥瑞夫家 給人足而無瑞不害為堯舜百姓愁怨而多瑞不害為

桀紂後魏之出吏焚連理木煮白雉而食之豈足為至 治中嘗有白鵲構巢於寢殿之上合歡如腰鼓釋義

會合歡也山堂考索曰腰鼓大者瓦小者木皆廣首而鐵腰本胡鼓毛負鼓雜樂故皆腰鼓也兩頭擊之聲相應左右稱賀上曰我常笑隋帝好祥瑞瑞在得賢此

何足賀命毀其巢縱鵲於野外出政要○天少雨李百 藥上言宮人無用者尚多陰氣鬱積亦足致旱上命簡

出之前后所出三千餘人出政要○突厥寇邊朝臣或 請修古長城發民棄堡郭上曰突厥突異也仍胡利不

懼而修德暴盡滋其骨皮相攻亡在朝夕朕方為公 唐太宗

清沙漠安用勞民遠修邊塞乎出突厥傳 十月

瀛州刺史盧祖尚才兼文武徵入朝諭以交趾又不得 人須卿鎮撫祖尚拜謝而出既而悔之辭以疾上遣杜

如晦等諭旨祖尚固辭上大怒曰我使人不行何以為 政命斬於朝堂尋悔之他日与侍臣論齊文宣帝何如

人姚徵崇曰文宣任暴然人与之爭事理屈則從之上 曰然愚者盧祖尚雖失人臣之義朕殺之以為大暴由

此言之不如文宣矣命復其官蔭徵崇不逾中人而 有贈畧書回人主意每化頭苦諫或逢一怒甚徵神色

不核上亦為之霽威釋義郭氏曰今南地人呼雨也○出 轎○嘗謂告上家還言於上曰人言陛下欲幸南山外

皆嚴裝已畢而竟不行何也上笑曰安有以此心畏卿噴 故中輟耳○上嘗得佳鵲弋笑反曰嘗之望見徵采蔬

魏徵 懷中徵奏事故久不已鵲竟死○上曰為



重守  
令之  
選

朕養民唯在都督刺史朕常疏名以奔風。臣臣觀之得其在臣。廣八尺畫系今之拜凡則道象也。臣臣觀之得其在臣。可不擇乃命內外五品以上各舉堪為縣令者以名聞臣。

責勞

三年三月上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公為僕射當廣

杜求

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敕尚書綴屬左右丞唯大事

賢

應奏者乃關僕射之職明達軍事知以文章夙夜及心

房社

惟恐一物失所用法實平聞人有言若己有之不以求

謀斷

於臺閣規模皆一人所定上每與公論謀事必曰非如

相資

能斷故也二人深相得同心猶同故唐世稱賢相相資

唐太宗

五花  
判事

房杜焉出本傳○四月上御太極殿謂侍臣曰中書門  
下機要之司詔敕有不便者皆應論執比來唯睹順從  
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則誰不可為何必擇才也房玄  
齡等皆頓首謝故事凡軍國大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  
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中書侍郎中書令省審之

常何

事出正觀政要○在平馬周釋義在通作在仕在反傳

薦馬

早詔文武官極言得失何武人不學不知所言周代之

周

陳便宜十餘條上准其能以問何對曰此非臣所能

家客馬周為臣具草耳上即召之未至遣使督促者數

輩及謁見與語甚悅令直門下省尋除監察御史奉使  
督李世勣李靖柴紹薛萬徹為行軍總管衆合十餘萬



突厥 皆受李靖節度分道出擊突厥。十二月突利可汗入朝。上謂侍臣曰：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

朕常痛心。今單于稽顙無我，可雪前耻。釋義：雪，除也。○王

服之故也。昔人謂禦戎無上策，朕今治安中國而西夷自服，豈非上策乎？○是時遠方諸國來朝貢者甚衆，朕

裝詭異中書侍郎顏師古請圖寫以示後，作王會圖。釋義：王會，周武王時天下太平，遠國歸附，從之。

夜襲定襄破之。突厥頡利可汗不意靖控至，釋義：控，至也。大驚，又為靖破於陰山。釋義：陰山，北戎之地，東西千餘里，草茂，盛多禽獸。

自陰山北至大漠，露布以聞。釋義：露布，檄也。○三月

唐太宗 擒頡利送京師，處之於死。釋義：處之於死，殺也。

四夷君長詣闕請上為天可汗。上曰：我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羣臣及四夷皆稱萬歲。是後以筆書賜西北君長，皆稱天可汗。出本紀。

新羅范氏曰：太宗以萬乘之主而兼為夷狄之君，不恥其名而受其佞事，不師古不足為後世法也。

突厥頡利可汗至長安，上御順天樓，盛陳文物，引見詔館於太僕，厚廩食之。釋義：館，去聲，以館客也。太皇，漢寺掌輿牧養之政。上皇

開擒頡利，歡曰：漢高祖困白登，不能報，今我子能滅突厥，吾付託得人，復何憂哉！上皇召上與貴臣十餘人及

諸王妃主置酒，交煙閣，酒酣，上皇自彈琵琶，上起舞，公卿送起為壽。逮夜而罷。○突厥既亡，其部落或北附薛延陀，或西奔西域，其降唐者尚十萬口。詔羣臣議區處

之宜，魏徵以為突厥世為寇盜，百姓之讎也。今幸而破亡，陛下以其降附，不忍殺，宜縱之使還，故土不可留。

區處 突厥

王會 圖

李靖 擒頡利



中國晉初諸胡與民雜居中國郭欽江統皆勸武帝  
出塞外以絕亂階武帝不從後一千餘年伊洛之間  
遂為蕞夷之域此前事之明鑑也庾信曰王者之於萬  
物天覆地載靡有所遺今突厥窮來歸我奈何棄之而  
不受乎孔子曰有教無類若救其死亡授以生業教之  
以禮義數年之後悉為吾民選其酋長使入宿衛畏威  
懷德何後患乎有上本用庾信策處突厥降東自幽  
州西至靈州分突利所統之地為四州分頡利之地為  
六州其餘酋長至者皆拜將軍中郎將布列朝廷五品  
已上百餘人始與朝士相半出突厥傳及政要

**趙恒惕**曰先王之制戎狄荒服夷不亂華所以辨族  
類別內外也孔子美齊桓之功曰微管仲吾其披髮  
左衽矣聖人之懲戎狄如此太宗既滅突厥而引諸  
戎入中國使殊俗異類與公卿大夫雜處於朝廷旬

唐太宗

欲解帶四夷以誇示天下而不知亂華亦甚矣然則  
中國幾何不胥而為夷也是以聖室世有戎狄之亂  
豈非太宗之所啓乎

不討林邑林邑南蠻國各按日南象  
林邑南蠻國各按日南象  
林邑南蠻國各按日南象表辭不順請討之上曰好戰者亡如隋煬帝頡利可汗

比皆目日所親見也小國勝之不武况未可以乎語言之  
間何足介意出政要○六月發卒修洛陽宮以備巡幸

玄素給事中張玄素上書諫以為洛陽未有巡幸之期而預  
謀修宮室非今日之急務陛下初平洛陽凡隋氏宮室之  
宏侈者皆令毀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  
今日效之也且以今日財力何如隋也陛下役瘁瘵之  
人斃亡隋之弊烈又甚於煬帝矣上謂玄素曰卿謂我

不如煬帝何如紆紆對曰若此役不息亦同歸于亂耳  
上數曰吾思之不熟乃至於此是顧謂房玄齡曰朕以洛



陽土中朝貢道均意欲便民故使營之今文素所言誠  
有理宜即為之罷役後日或以事至洛陽雖露居亦無  
傷也仍賜文素縶一百匹魏徵聞之歎曰張公論事有  
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哉出文素傳○上問房玄齡  
肖鶴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文帝勤於為治每臨朝  
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論事備上博餐而食齋食畢  
反又千變反雖性非仁厚亦勵精之主也上曰公得其  
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則照有不遠喜察  
則多疑於物事皆自決不任羣臣天下至廣一日萬幾  
雖復終神苦形豈能一一中理羣臣既知主意唯取決  
受成雖有愆違莫能諫爭此所以一出而亡也朕則不  
然擇天下賢才賞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關由宰相審  
熟便安然後奏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力  
以修職業何憂天下之不洽乎因敕百司自今詔敕行

唐太宗

下有未便者皆應執奏毋得阿從不尺己意正觀政要  
酒相問曰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曰  
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万事隳哉此舜臯陶所以齊  
敬而相戒也夫君以知人為明臣以任職為良君知  
人則賢者得行其所事臣任職則不賢者不得苟容  
於朝此庶事所以康也昔夫君行臣職則叢脞矣臣  
不任君之事則惰矣此万事所以隳也當舜之時禹  
平水土稷播百穀士谷之事舜不親也契敷五教皋  
陶明五刑教刑之事舜不治也伯夷典禮夔典樂禮  
樂之事舜不與也益作虞垂作共工虞工之事舜不  
知也禹為一相總百官自稷以下分職以听焉君人  
者如天運於上而四時寒暑各司其序則不勞而万  
物生矣君不可以不德也所治者大所司者要也臣  
不可以不勞也所治者寡所職者詳也不明之君不



能知人故務察而多疑欲以一人之身代百官之所為則雖聖智亦日力不足矣故其臣下事無大小皆歸之君政有得失不任其責賢者不得行其志而持祿之士得以保其位此天下所以不治也是以腐文勤而無功太宗逸而有成彼不得其道此得其道故也

禁答上讀明堂錄卷書云人五藏之系咸附於背詔自今毋囚背得答囚背

胡氏曰太宗誠有意於養民者也故耳目所接其心必在於民廷察囚背亦可謂善推其所為者矣刑書曰古之為國者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後世出作為刑書惟恐不備俾民之知所避也且為法雖殊而用心則一蓋欲民之無犯也然不知夫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而可使民遷善遠罪而不

唐太宗曰

除斷

禁鞭

天姿

自知也唐興高祖入京師約法十一條及受禪命劉文靜等損益律令武德二年頒新格五十二條太宗即位初房玄齡等復定舊令玄齡等以為肉刑既廢今以笞杖徒流死為五刑而又刑足是六刑也於是除斷趾法太宗嘗覽明堂針灸圖見人之五藏皆近背針灸失所則其害致死歎曰夫筆者五刑之輕死者人之所重安得犯至輕之刑而或致死遂詔罪人無得鞭背然自張蘊古之死也法官以失出為戒有失入者又不加罪自是吏法稍密帝以問大理卿劉德威對曰律失入減二等失出減五等今失入無辜而失出為大罪故吏皆深文帝瞿然遂命失出入者皆如律自此吏亦持平太宗以英武定天下然其天姿仁慈初即位有勸以威刑肅天下者魏徵以為不可因為上言主政本於仁恩所以愛民厚俗之意太



宗欣然納之遂以寬仁治天下而於刑法尤謹

王珪

諸宰相侍宴上謂王珪曰卿識鑿精通復善談論文辭

以下卿宜悉加品藻且自謂為數子何如對曰孜孜奉

國知無不為臣不如房玄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

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溫彥博處煩治劇

眾務畢率臣不如戴胄耻君不及堯舜以諫諍為己任

臣不如魏徵至於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

微長上深以為然衆亦服其確論釋義 確克角反言其論堅不可破也

魏徵

承大亂之後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對曰不然久安之

封德

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也上深然之封德彝非之曰

魏徵

三代以選人漸澆訛澆堅去聲訛說也故秦任法律漢雜霸

封德

道蓋欲化而不能其能之而不欲邪魏徵書生未識時

魏徵

務若信其虛論必敗國家徵曰五帝二王不易民而化

魏徵

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顧所行如何且昔黃帝征蚩

魏徵

尤顛頊誅九黎湯放桀武王伐紂皆能身致太平豈非

魏徵

承大亂之後邪若謂古人淳樸漸致澆訛則至于今日

魏徵

當悉化為鬼魅矣人主要得而治之上卒從徵言元年

魏徵

關中飢米斗直絹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土勤而

魏徵

魏徵

魏徵

魏徵

魏徵

魏徵

魏徵

魏徵

魏徵

魏徵

魏徵

魏徵

魏徵

魏徵

魏徵

魏徵



如虞夏之盛兩漢風俗豈敢望周而唐之風俗又安能及哉邪若謂民常淳朴無有僥訛則結繩之治可也易於劑士鼓之樂可以變絲竹矣要之一治一亂天下之大數也亂極人少則氣厚而人淳治極人夥則氣薄而人澆蓋或三二百歲或五六百歲淳漓一變而天地之氣盈虛消息後出誠不及古矣若夫人之所以為人出於本心不可泯滅者則古猶今爾是故可以懷之以仁理之以義先之以敬諒示之以好惡也魏徵有見於飢渴者之易為飲食而無見於人心之未亡者故其效止於米斗三錢外戶不閉則無以進矣固不能使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也

魏徵

上謂長孫無忌曰貞觀之初上書者皆云人主當獨運威權不可委之臣下又云宜震耀威武征討四夷唯魏徵勸朕優武修文中國既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今願

唐太宗

利咸擒一酋長並帶刀宿衛部落皆獲衣冠徵之力也徵拜拜謝曰矣厥破賊海內康寧官臨一威德臣何力焉上曰朕能任公公能稱所任則其力豈獨在朕乎

**治**曰太宗可謂能審取舍矣魏徵仁義之言也

欲順天下之理而治之封德彝刑罰之言也欲拂天下之性而治之夫民莫不惡危而欲安惡勞而欲息以仁義治之則順以刑罰治之則拂矣故治天下在順之而已拂之而能治者未之聞也太宗從魏徵而不從德彝行之四年遂致太平仁義之效如此其速也故治道在人主所力行耳執不可為太宗乎及其成功復歸美於下此近世帝王之所不及也

不恃

房玄齡奏闕府庫甲兵滋勝隋出上曰甲兵武備誠不可闕然賜帝甲兵豈不足邪卒亡天下若公等尽力使

甲兵

百姓又安此乃朕之甲兵也



家點校附音通鑑節要卷之三十六



